

王西彥著

# 神的失落

新禾社出版

新禾文叢

— 1 —

# 神 的 失 落

王西彥 著

新禾社出版

新禾文叢  
第一種

# 神的失落

中華民國三十四年十月初版

著者 王 西 彥

出版者 新 禾 社

永安立達書店轉

經售者 立 達 書 店

永安中正路一〇二號

印 數 二 〇 〇 〇 冊

定 價 國 幣 元

版權所有★不准翻印

到這望息的小小山城裏來，完全是一件偶然的事情；不過我也還是在這裏安心住下來了，連年奔波，使人感到不勝撐支的疲倦，我得以這裏一舒喘息。

生活的沉悶是可以預料的，但可喜的是佔有着一間城郊外的，有着向陽而開朗的門窗的小小樓房。現在正是春天，樓下園子裏一株高大的玉蘭花，枝梢直探入欄杆，噴射着濃郁的香氣，簡直使你呼吸微微感到壓迫。只要跨出房門，憑欄小立，你還可以看到下面各種各樣的花卉。粉色的郁李，黃色的棣棠，大紅的茶花，深紫的蝶蓮，都一齊在明媚的春陽裏，應酬着自然的安排，鬥奇奪豔地開放着，以濃淡不一的綠葉做襯底，編織成一片燦爛的雲錦，招引來無數蜂蝶，陶醉於繁花密枝叢中，高唱着快活的歌。每天清晨，在鳥雀的鳴吟裏睜開眼睛，首先你聞到一陣撲鼻的濃香。黃昏時分，你可以依着欄杆，把眼睛凝定一點，細細觀賞枝葉間螞蟻的結隊巡邏，花蕊裏蜜蜂的忙碌鑽營，從牠們恍悟到人生的

真諦。晴天固然有黃鶯光臨，聽牠們婉轉的歌喉；雨天也不妨看滿地殘花，在泥水的蹂躪裏見出軟弱的可悲。對於自己的住處，在搬進小樓來第一天，我就感到了心滿意足。

尤其可喜的，我在這陌生的小小山城裏，原以為將守着一份難堪的孤寂生活，誰知道竟在不意中重逢到一個學生時代的舊友馬立剛。這在我真是一種過大的喜悅！就在我搬進小樓第二天，業已是黃昏時分了，不經房東的傳達，他一直莽撞地闖上樓來，一邊把樓梯際踏得蹬蹬發響，一邊大聲嚷着：

「老謝！老謝！——謝大鵬！」

最初一刻，我竟聽辨不出他的聲音了，急忙迎出房門時，他止從樓梯探上頭來。

「呵，是你，立剛！」

「是我！當然是我！除了我還會有誰！」

我們緊緊握着手。霎時間，突然的喜歡和過大的激動使我說不出話來了。他的情形也一樣，只是握住我的手，不住搖着，重復的說：

「當然是我！當然是的——當然是的！」

兩人幾乎同時擠進小小房門，他在一張靠窗的竹椅上坐下，我則慌慌亂亂地準備爲他倒茶；但他阻止我這樣做，從我手裏把茶杯搶奪了過去。

「倒茶做什麼？」他說，「我又不是客人！要緊的是趕快把燈點起，你這房子太暗了，讓我仔細看看你的臉孔，看看你這些年來生活過得怎樣？」

經他這麼一提，我也當真放開了茶，又復慌慌亂亂地找尋火柴和燈盞。燈是那種有着細長玻璃罩子的植物油燈，或許是由於慌亂的緣故，在一連劃了好幾火柴之後，才把它點燃。天還沒有完全黑，燈光又是昏黃的，房子裏反而顯得更不明亮。馬立剛端詳着我，搖搖頭說：

「老了，你也老了，完全不是以前那種樣子了，瘦得多也黑得多了！」

「比以前瘦些黑些，這是因為旅途勞頓的緣故，也還不能就說是老，我究竟只是三十歲上下的人，正當年壯有爲的時候，」特意我又加添道，「再說，你的樣子也和從前差不多，沒有老。」

「老了，老了，」他依然搖着頭。

馬立剛不是那種善於偽裝熱情的人，在學校裏時，他沉默寡言，不喜歡交遊，緊守着自己的小圈子，是一個出名的「獸子」；當時，我是他唯一的接近的人，只有我才了解他心境的寂寞和一種隱秘的固執。雖然離別業已很久，但在這一刻，彷彿我們重又回復到學生時代了，我懂得他這嘆息的意義。

「你怎麼知道我在這裏？」我企圖把話題引開。

「這些年來，我一直在設法打聽你的消息，總是打聽不到。前年——是前年吧？——聽人說你在××海邊一所師範學校裏教書，連忙給你寫了一封長長的快信去，沒有回音，原信也不見退轉，大概是傳聞錯誤。後來我又一時糊塗，寫信到韓一萍那裏去探問你的消息，她竟連信也不回我一封——」

「韓一萍？她怎麼啦？」

「她當然開啦，」他又一次的搖搖頭，「她已經結了婚，她的丈夫現在是××公司的總經理，據說家產總有幾萬萬了。香港沒有降落的時候，韓一萍住在香港，享受外國的物質文明；碰見過她的人說，她完全變成一個貴族夫人，住洋房，坐汽車，吃得肥胖白嫩，抗戰簡直就像爲她抗的。想想在「校時那種慷慨激昂的樣子，那種唱得響亮的高調，誰料到只幾年工夫，自己反而變成所咒罵的人了，女人都是歡喜撒謊，沒有記憶的動物！」

「不要過份責備一個女人，立剛，」我說。

「爲什麼？」他的臉孔微微漲紅了，「難道我還應該給她唱讚美歌嗎？我說這樣的話，並不含什麼妒嫉之心，你知道我還不至於如此卑鄙。我和她之間的友情是不成立的，我十分明白。不過，爲什麼要不回我的信？我只是向你探詢一個老朋友的消息，可不是向

你求愛呀！」

爲了平靜他重又激動起來的情緒，我站起身來給他倒茶：這一次他並沒有阻止我。

「不要談這些了，請告訴我，你怎麼知道我在這裏？」

「是的，」他笑着回答，「韓一萍不屑給我回信，自然她也根本不會知道你的消息——她現在不會再關心我們了。和她比起來，我們現在是窮光蛋，是叫化子，是不識事務的傻瓜，她自然用不到再來關心我們——」

「不要談這些了，」我截斷他的話。

「爲什麼不要談？只要我活着一天，就要咒詛她一天！我卑視她，甚至可以說，在這個世界上，我最看不起的是她！我只恨悔自己爲什麼還要寫信給她？難道從她可以打聽到你的消息嗎？這不是自取侮辱是什麼！嫁到一個當總經理的丈夫了，發國難財發足了，有錢了，物質享受把良心蒙閉住了，就連自己是不是人的事情也忘記了——」

「立剛，言歸正傳吧，你的野馬跑到那里去啦？」

「我這不是跑野馬，這些年來我太悶了，今天見到你的面，恨不得要抱着你痛哭一番才好！大鵬，雖然我們都瘦了老了，我們究竟還沒有變——還是一個人，還保持着人的樣子，胸口裏還跳動着一顆人的心。我相信這些年來你也一定碰了不少釘子，見到不少以前



的老朋友都變了樣，受到不少不公平的委屈了。是的，我們所受的委屈實在太多了——」他的聲音發着顫，如果不是燈光過於昏黃，也許可以看見閃在他眼睛裏的淚光了。這情形使我很感窘迫，我知道他是不說則已，一說起來便將無法節制的。

「喝茶吧，」我說，把茶杯端給他。

他接過茶杯，他的手微微顫震着。杯子裏的茶是幾乎一口喝盡的，他把茶杯放回桌上。

「先告訴我，現在你在那裏工作？」在他重新開始說話以前，我搶先問。

「教書，」他回答，「還是老行當。在對河那個私立中學裏，離你這裏不算遠。我們這樣的人只能教書，只配教書。我也時常到你們這個學校裏來，我和你們這裏一位姓蔡的生物教員很相熟，你到這裏來的消息，就是他告訴我的。」

「你沒有想到我會在這裏吧？」

「這些年來，我連你飄到那個星球裏去也不知道，還想得到你會來這小山城——當你們這裏那位生物教員告訴我的時候，我還不敢相信——就是此刻，我們面對面坐着，我也彷彿覺得自己是在做夢似的！」

「這是因為你太興奮的緣故，」我說。

「不，」他解嘲似的站起身來，「這決不是我太興奮的緣故，而是我們——我和你——都太可憐的緣故。你說，我們不是給生活鞭答得太苦了嗎？」

我也立刻站將起來。

「是的，」我答應着，「生活實在把我們鞭答得太苦了。不過不要緊，我們究竟還年青，還沒有真真到老邁無用的田地。我們應該快活些。你看，我這小樓下面的風景還不錯嗎？」

說着這樣的話，我跨出房門，給他指點着園子裏的花木。這時，天色幾乎完全黑下來了，園子裏業已孕着起刻刻加深的暗影；檐頭下面，正陰靈似的，無聲地飛攆着一隻小小蝙蝠。

我們並排站着，依着欄杆，默默無言。我們久加重逢，按理應埋十分欣喜；但在這一刻，彷彿有着一種難以言說的憂鬱，同時爬進彼此的胸口。

這一晚，馬立剛就留宿在我的寓所裏。我們一起進城去，找一家小小茶館吃了點心，回來擠在一張狹窄的木板床上，一直談到平曉，方始入睡。可是，在我們的談話裏面，好像避諱似的，彼此都沒有說到別後自己的遭遇，却只以一種空洞無用的言詞，發洩着積悶在胸中的憤怒——因為我們都曾從人世間嘗受到了不公平的待遇和無盡止的失敗。

如果說偶然是生命的主宰，那麼在馬立剛過去的生命裏，到處可以發現偶然的力量。

馬立剛的父親是一個真正的農民，而且是一個貧窮的農民（一個真正的農民必定是貧窮的）。守着一份從祖先傳留下來的微薄田地，他以終身的辛勞，按照祖先的習慣，養育着成羣的子女。母親是一個常言所說「只消床架上掛一掛褲帶」的婦人，雖然身體瘦小，太陽穴上終年貼着小藥膏，但自從第一次做母親之後，幾乎每隔一年就添一次喜，直到生下馬立剛下面最後一個女兒，男男女女正好是「一雙子」。她是可憐的，生產得太多了，操作得太勞苦了，馬立剛方始學步，她就在一種無可救藥的虛弱症裏，丟下一個尙卡廝月的嬰兒，咽下了最後一口氣，剛剛是四十歲。在這世界上，生命的担負責任太重，她不得不過早地把子女們丟給男人，因為她業已生下了他們，業已盡了作爲一個女人的職分。和兒子一樣，馬立剛的父親也是一個沈默的人，他不出聲地承當下這份命運的給予。早上起

得更早些，晚上回得更晚些，他在自己的土地上面揮舞着鋤頭和鐮刀。靠着一種可驚的堅韌，一種只有和土地相親的農民才能共有的堅韌，他喘息着把生活的重担撐持過來。

自有記憶之日起，馬立剛就知道父親是一個身材個個、滿臉皺紋的老人了。幸好，三個大女兒都業已有人受領去做童養媳；而最大的兩個兒子，也業已成丁，能够分担父親的重負，在田事上儼然是够格的庄稼漢了。這是好的，最艱苦的一段日子既經過去，只要天年好，沒有大災大禍，小孩子一天比一天得力，如像常言所說的，船大槳多，未來的歲月可以不用老頭子日愁夜慮了。服從於一個農家之子的命運，馬立剛從小就跟隨在父兄們身後，農忙時期下田舞鐮刀，平常日子則掌管着一張牛嘴巴，過的是一個小農人生活，做的也是一個小農人的夢。

第一個偶然闖入他生命時，他業已十四歲。那是一個稀有的大旱年，稻禾將近成熟時，幾乎所有的池塘都在猛烈如燃燒似的太陽下龜裂了，甚至溪水也斷了流。這是農家的重要關頭，如果「大熟」沒有收成，一年的生計便將沒有着落。每天萬里無雲的藍天和紅銅色的太陽，在農民們心裏所投下的暗影逐漸擴大了，迎神祈雨的事情做過了，接着而來的便是搶水風潮的發生。在鄉間，一口池塘灌注着許多不同田主的田畝，臨到「水成生命」的時節，各個田主便出動自己的人力，彼此搶運池塘裏剩餘的底水。在這種事情上，

馬立剛家是佔着優勢的，因為兄弟多，人力強。但是田主之中有一家豪霸戶，依仗着權勢，把馬立剛家的兩架水車打得粉碎。和平時的委屈不同，這是一種不能容忍的委屈，雖說是一個安分守己的農民，也被迫着把事情鬧到縣衙門裏去了。誰知道衙門裏並不是尋找公道的地方，在水的搶奪上握有權力的人，在衙門裏也同樣握有權力的。受到更大的委屈，馬立剛的父親從縣城裏蹣跚回家，簡直給憂傷和氣憤壓倒了。「立剛，」他把最小的兒子叫到自己面前，滿臉流淚的說，「你把牛繩丟開吧，給我讀書去……」

讀書？還在作爲一個農家之子的馬立剛聽來，是一件不可思議的事情。他從來沒有想到過，也從來沒有夢到過。自己的祖先，自己的父親和哥哥們，不都是和土地相親的農民嗎？爲什麼自己要和他們不同？而且，透着香味的泥土，習熟了的鋤頭和鐮刀，朝夕相伴的耕牛……怎麼捨得離開它們呢？它們都是自己生命的一部分呵，如今要離開它們，無異把他從一個熟悉而溫暖的世界，驅逐到另外一個陌生而冷淡的世界裏去了，這不是一件殘忍的事情嗎？「爹，我不要讀書。」他怯生生的回答，同時也落下了眼淚，因爲他看到父親簡直要哭出聲來了。

「立剛，」父親繼續着，彷彿沒有聽見兒子的回答，「給我讀書去，不爲你自己，也替祖宗上代爭一口氣……你去讀書，我和你哥哥們在家耕田種地，你放心，我活一天，總

會掙錢給你讀一天書；只要你讀得畢業，祖宗神龕上貼一張報單，我死了也就甘心……」以震顫的聲音，說着這樣的話，父親把兒子們都喚到面前，鄭重宣佈了自己不可動搖的決心。

這是不可抗拒的，一個新命運落到馬立剛身上，他也就默默的接受下來了。他傷心地哭泣着，覺得自己是一個被棄者，是一個極端不幸的人了……

雖然從小農人變爲一個讀書人了，但從小養成的農民的言語，農民的習慣，以及對新環境的驚疑態度，一直到進了省城裏的中學，依然充分保留着，因此在學校裏被同學們目爲「怪物」。我們就是在這時候認識起來的。我們是同班同學，白天在同一教室上課，晚上睡在同一寢室裏。在同學之中，他的服裝是最特異的。他始終穿着褪色的，甚至是縫補過的農民的衣服，縱然是一律的制服，到了他身上，也仍然顯出一付農民的樣相。他的藍色麻布帳子，他的印花棉被，他的粗蓆子，甚至他的笨重的篋篋，在寢室裏都成爲不受歡迎的東西，別人嫌惡它們破壞了整潔和美觀；爲了這，他經常受到難堪的譏諷。但他沈默地忍受着。他是一個倔强的人，不肯在人前流眼淚，即使有時眼瞼裏業已閃着晶瑩的淚光。就是他這種農民式的忍受，強有力地把我牽引着去親近他，去了解他……

自然，在最初，我們的關係是很奇特，很不自然的。他彷彿並不歡迎我和他接近，他

對自己以外的人都懷着戒心。在他看來，如其去招致屈辱和嘲弄，他寧可緊守自己的孤獨。在我這一面，也覺得他是一個和自己不很相同的人，覺得在他的生活裏充滿奇異的東西，要去完全和他「心貼心」地相親近，將是一件十分困難的事情。但最初的遲疑不安一經過去，我們立刻成爲很好的朋友了，因爲他是那樣坦白，那樣不知道掩飾自己；從他嘴裏說出來的話，是那樣誠樸；和他相處，如像是置身於秋空的曠野之中，明朗得使你暗暗吃驚。記得在最初幾天裏，他就把自己的家庭和求學的動機，詳細地告訴給我了，他說他不是在读書，他是在爲受屈的父兄們「爭一口氣」。

他不能算是一個天才很高的人，但他讀書用功，簡直不知道疲倦和休息。他用着一種農民耕田的方式讀着書。在同學們中間，流行着幾句笑話，就是用來嘲諷馬立剛的。「當心把書啃破了，」或者是，「書是紙做的，可經不起鋤呢，」——他們當場這樣大聲嘲諷他。在考試的時候，他的成績總是很平庸，應付考試在他是一件大難事。他常常爲了考試成績的不優良，獨自躲起來流眼淚。他是一個十分好強的人，而且，也還覺得對不起辛勞的父兄。

對我，他一切都公開，他時常爲我背誦他童年生活的記憶。他使用着多量農民的話語，在自己的童年生活的描繪上，他却顯得很有才能，而且很容易陷入忘我的境界。最常

提起的是他的母親，好像在他的記憶裏，母親的死是色彩最深、印象最深的一幕。在同學之中，他自然是年齡最大的一個。「要是我媽不死，」有一次他這樣說，「我一定已經娶了親了。」他還說到他「不願意和讀過書的女人去戀愛結婚，他將來要娶一個鄉下人，和他嫂子們同樣的鄉下人，因為她老實，會做活；他認為讀過書的女人穿得花花綠綠，是玻璃缸裏的金魚，好看卻沒有用。」

「可是你忘記了你自己是一個讀書人了，」我提醒他。

「正因為我自己是個讀書人，我才要娶一個鄉下女人；我想像我這樣的人，讀書真不如種田好。」

在這種問題上，我們之間常常發生論辯。可是每次總是沒有結果，因為我無法說服他一個農民的固執。有時他即使放棄了論辯，沈默住了，但我知道他依然不會放棄自己牢不可破的成見。

他還時常把父親的信給我。不消說，父親拿慣鋤頭的手，從來沒有拿過筆，信是託別人寫的；但在那些似通非通的字句裏面，依然可以看出一個老農人對讀書兒子的熱切期望。每接到一封信，他總是一遍一遍的讀着，最後眼眶紅潤了，於是放下信，捧起一本艱辛的教科書，久久不肯釋手。



中學畢業了，目的達到了，第二個意外又復闖進他生命裏來了。在他中學的最後一學期，就業已在家鄉縣城裏謀到一個小小位置；畢業之後，他可以在縣城裏當一名小小要人，在衙門裏自由進出，在鄉間爲父兄們爭一口氣了，這原是父兄們的最大願望；而在他自己，也業已心滿意足了。他並不想再高飛遠走，用他自己的話說，他沒有那樣的「福份」。可是正當他參加了畢業考試，還沒有發榜，一天晚上，他突然接到一個從家裏打來的電報——父親病危，叫他趕快回家。

他涕淚橫流的捧了電報給我看。他灰心絕望到極點。自然，在接到電報的第二天，他就匆匆趕回家去了。只有我一個人送他到輪船碼頭；在握手道別之際，他幾乎泣不成聲了，情緒的奔放使他完全不顧周圍驚奇的眼光。這一次記憶，在我腦子裏一直鮮明而深刻。那是一個陰暗的黃昏，在嘈雜的人叢裏，他吃吃的告訴我，要是不幸父親來不及見到他的畢業報單，他將不再離開家，寧願放棄畢業，重新回到一個農民的命運，重新去親近土地。

但是還不到兩個月，他便滿臉悽喪地跑到省城裏來了。在學校裏找到了我，還沒有說出話，他便首先一個小孩子似的哭將起來。他說，在他趕回家的第三天，父親就開始昏迷不醒，却一直譫嚅似的喊着他的名字，記掛着兒子的畢業報單。可憐的老人，正當所希望